

WO ZHIDAO SHENME



我知道什么？

教学方法

〔法〕居伊·帕尔马德 著

商务印书馆

437636

我知道什么？

教 学 方 法

〔法〕居伊·帕尔马德 著

王为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学方法/(法)帕尔马德著;王为民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我知道什么?》丛书)
ISBN 7-100-02122-7

I. 教… II. ①帕… ②王… III. 教学法-研究 IV. G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962 号

我知道什么?
教 学 方 法
〔法〕居伊·帕尔马德 著
王为民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122-7/C·13

1997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7 千

印数 4 000 册

印张 5 3/4

定价:7.50 元

《我知道什么?》丛书

出版说明

世界闻名的《我知道什么?》丛书,是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1 年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发展,该丛书选题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已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丛书作者都是有关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故每本书都写得深入浅出,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至今,这套丛书已印行 3000 余种,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译成 40 多种文字出版。

“我知道什么?”原是 16 世纪法国哲人蒙田的一句话,它既说明了知识的永无止境,也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一代人渴求知识的愿望。1941 年,法兰西民族正处于危急时期。法国大学出版社以蒙田这句话为丛书名称出版这套书,除了满足当时在战争造成的特殊形势下大学教学与学生读书的需要外,无疑具有普及知识,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振兴法兰西

民族的意义。今天,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全国人民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有选择地陆续翻译出版这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也会起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得到法国大学出版社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帮助,我们对此表示真诚的谢意。由于原作为数众多,且时间仓促,所选所译均难免不妥之处,个别著作持论偏颇,尚希读者亮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5年5月

QU'EST-CE QUE SAIS-JE ?

Guy Palmade

LES MÉTHODES EN PÉDAGOGIE

14^e édition corrigé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1991

根据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14 次修订本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教学法与心理学	8
一、“传统”的教学方法	9
二、一种心理学观点的介绍	16
三、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学	25
四、“新方法”与心理学	35
五、心理教学法	40
六、老师—学生的关系	46
七、补充部分	52
第二章 教学方法	60
一、传统方法	60
二、成绩分析教学法	66
三、乐观方法	71
四、学校的组织	78
五、适合儿童的方法	85
六、建立在儿童社会生活基础上的方法	100

七、教育的技巧与积极教学法	119
结论.....	125
一、心理学与教学法	125
二、社会心理学与教学法	127
三、社会学与教学法	140
四、社会化与新方法	144
五、教学方法的演变	149
六、教师与教学方法	152
注释.....	159
参考书目	167

引 言

如果人们所说的“教学方法”是指教学和教育过程中某种已有定义、经过研究的做法的话,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本书也将证实——教学法理论推荐了许多这样的方法。而且,假设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那么,我们进行教学和教育的做法,实际上,多少都可以算作是一种教学方法。当一位老师尽可能地按照他所接受的指导和长期的习惯教学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作了选择。不过,他所依照的惯例也可能会受到质疑,现实中也确实如此(出于一些有时矛盾的原因)。再说,上级的指示本身,也是一些经过选择的决定。因此,如何进行选择这个问题,就以各种方式提了出来。

当人们作选择时,用一种一般方法论进行指导看来是有道理的。该方法论会考虑到人们打算追求的目的(有时人们按照教学目标以更加有限的方式表达出来)、教学内容(要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学生

的特点、有关任课老师和班主任的特点、可采用的教学方法、以及各种教学和教育方法的特点和性质。这些因素并不孤立,所以,经过一些曲折的过程和连续的调整,有可能找到近似于最佳的答案。

然而,这些因素可能导致许多应用上的困难,这里我们只能提到其中的一部分。目前,人们对于“教学—教育”的目的及其等级的研究,还远没有形成某种必然的一致看法。如果说大家的目的看起来一致,那么,在目前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下,对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达到目的的能力进行判断时,就会出现不一致的看法。有时候,人们会说,已明确表达的目的可能掩盖着一些不言明但很现实的目的。行之有效的教学实践可能明显地不同于那些与确定的方法相一致的实践。最终的结局,往往会是对峙力量的角逐和商议的结果,而不是方法论的产物。

寻找最好方法的愿望仍然存在,进行选择依然拥有其全部合法地位!以恰当的方式选择,意味着我们应认识要选择的对象,在这里,是指应了解可供选择的教學方法的特点。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阐述这样一种认识。因此,我们的目的原则上不是力求介绍一种有利于选择方法的方法论,而是以一种较有限的方式阐明人们能够识别的(有关上述方法的)各种倾向。

但在这件事中，我们不会仅满足于写一张简单的说明书。介绍教学方法，除非有个人的理由，都应介绍打算创立和论证的每种方法的理由。而且，这种或那种方法的赞成者们总是不断地提出论证严密的方法。

如果我们研究有关教学法的论文，就会看到，某些类型的论据经常出现。第一级的论据由与各种目的性有关的（被看作是无可疑的）直接肯定组成。例如，学校首先应该传授本领，传授知识，或是应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力求基本做到使学生自主个性充分发展。在第二个范畴中也可能集中了有效的论据。在这种情况下，暂不考虑其他因素，我们将努力展示能够比用其他方法学得更好的方法。自然，我们也会批评某些做法，指出它们无效。另一组论证是围绕唯实论和不可能性的概念而组织的。如果某种方法看上去很理想，令人满意，有人就会指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它不会得到发展。可是，如果我们不再按各个章节而是从整体上研究这些论文，往往会发现，在作者用以展开文章的主题论点、阐述、举例和论据明显杂乱无章。

这样一种分析很可能给人以一种无根据的印象，似乎有关教学方法的讨论是空谈。当然，有时情况是这样。在这方面不能忽视信心、先验的观点、多

少有点带倾向性的解释、预先构成一些解释或另一些解释的思想体系的作用。但是,有一点也应该是清楚的,即效率不只是一个讨论的主题:人们可能研究及正在研究的一些现象也与之相关。“不现实与不可能”类型的论据可能被多少有点轻率地提出,不过,它们也会以一些笔录作为依据。如果这些论据是贴切的,就会被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以便更全面地考虑各种情况,而且,这些论据在初次尝试中认为办不到的事,可让人们去尝试一些新的、更现实的、可能做到的事。对某些事的价值作简单的肯定,如果是在没有任何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来,往往会成为对其他事的价值的断然否定,而不是作为促使共同思考的讨论话题,这样的确认导致的是简单划分而不是带来进步。但是,也不能排除它们会引起争论的可能性。通过争论,社会和文化寻找自己发展的道路。不过,如果这种混杂现象能够使有关的事情复杂化,使它变得难以理解、把它掩饰起来,它就可能与现实的复杂性相同,在解决目前出现的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这种复杂性。

从效率、可能做到的事、办不到的事这个角度看,如果您想以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去替代偏见,那么,所进行的研究主要应以心理学的发展为主。所以,本书将从对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教育

学和教学法之间的关系的概括和研究开始。有可能对社会心理学作一个类似的评注。所以,我们也要涉及教育的社会心理学。在第一章中,将论述心理学与教学法之间的关系,并介绍一个群体的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试验(莱温[Lewin]、利皮[Lippi]和怀特[White]),您将注意到,我们研究的不是社会的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由某些人引起的差异。自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绝对不可能系统地探讨这些问题。我们只想努力说明这些学科对教学法产生的影响。

大家已看到,本书研究的是本义和狭义的教学法:如何通过直接接触进行教学和教育,如何组织“教学行为”。自然,这些教学行动是属于教育系统的——这里特别是指学校系统,而这些系统又属于整个社会。因此,我们不能闭口不谈社会学与教学法之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考虑到本书的性质,我们也不可能真正论述这些关系——我们只能提及这些内容。人们所说的文化或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尽管在各种情况下出现,但都属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本书也未予以考虑。其实,对于政治与教学法之间既重要又复杂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这也会引起过于冗长的陈述。一般地说,我们只想努力地以跨学科的和“使之融入背景⁽¹⁾”的方式

研究教学法的必要性。

由于我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教学方法”，所以无须考虑总体上已受到重视的社会与文化系统的教育性质。因此，与父母—子女关系、或大众信息传递的作用同等重要的一些课题也排除在外了。

我们所考虑的都是些“普通”的方法。本书不介绍按照学科(如数学教学法)或按受教育者的种类(如成人教学法)划分的专业化方法。

本书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些教学成果，及源于这同一时期的教学方法。我们认为它们仍有作为范例的价值。

如果我们研究教学法在将来发展的条件，就会注意到，与教学法有关的知识的增长、研究的进展、在教学方法上更审慎的、更有根据的尝试取得的进步，都可能对此帮助甚大。但是，如果把这些放到整个社会环境中，我们也应考虑到所涉及的社会角色是很多的，它们已陷入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决定论之中。在这些角色身上，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政治信念、依照前面的概念也不那么容易确定的各种个性之间的相近之处，都与客观性和合理性的目标共存。在各种方法的赞同者之中，似乎有空谈理论的“帝国主义”，他经常左右别人想了解其他方法的意愿，控制使用其他方法的人。在这种

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辩论,通过弄清问题,唤起觉悟的努力,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才能取得进步。

第一章 教学法与心理学

人们是否可能,起码在某种范围内,把教学法看作是一种心理学的方法?如有这种想法,心理学这门“科学”才会把某种或各种教学方法教给我们。

如果说心理学的资料可以用来解决教学的问题,很显然,这些问题在心理学作为科学形成一门学科之前,人们早就凭借经验解决了。如果说,把工业技术的进步看作是精确的科学发现的唯一结果这个观点还没有被完全证实的话,倒是相反,必须考虑一种往复运动和相互依存的过程——这种观点在教育心理学中,已被更多地证实了。一方面,心理学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它往往不能满足人们对它所抱的期望;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人自己,这个事实使做实验变得困难,也给它强加了一些明显的限制,并使教学方法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

实际上,皮亚杰(Piaget)已指出:“除此以外,是心理学研究的总体思想,往往也是观察的方法本身,

在由纯科学领域转入学校实验阶段的过程中使教学法具有活力。”

一般来说,以目前的观点看,我们正面临着以下的可能性:

通过教学实践并凭借经验找出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出自科学的心理学制定的规则;

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能使教学方法自己形成。

鉴于上述观点,我们从现在起就可考虑教学方法的这三个起源将在教学方法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但是,鉴于教学法和心理学目前的状况,我们应考虑每种教学方法的相对重要性有多大,以及使它们相结合的那些关系。

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已给出的三个起源中的后两个。因此,现在就必须研究心理学是如何一方面把科学的成果带给教学法,另一方面在向它提供某种意图和一些研究方法的同时,显示出是教学方法的一个来源的。考虑到本书宗旨,则产生一种灵感,我们也应主要介绍这些教学方法。

一、“传统”的教学方法

在对习惯上称作“传统”的或“老”的教学方法的